

不曾埋怨 不曾后悔 感谢共享的那一段时光



【内容简介】
● 欣湄 ● 蓝欣湄 ● 蓝欣湄 (2011)

相思连环

台湾梦幻作家

蓝欣湄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★太阳·月亮·星星★

相思连环

蓝欣 / 著

相思连环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台湾)蓝欣涓作品

太阳·月亮·星星之一

4. 相思连环 (定价:10.80 元)

责任编辑:童苏平

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29 字数:62万

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8150

ISBN 7-80538-841-5/I·375

全套(1-4)定价:40.20元

内 容 提 要

爱你的人，你不爱；不爱你的人，你拼命地去爱，究竟为了什么……

一群男女相爱形成连环，就是不能相互对应，了却爱的思念。

他们的情感缠绵而惆怅，坦荡而热烈。他们只求爱的纯、爱的真、爱的忘我、爱的感受……而不求拥有，他们只要自己的情感在欢愉中射放，在欢愉中满足，让自己的精神在爱中升华。

“姐姐，你跟姐夫结婚快五年了，感觉好不好？”

十八岁的卓仑比姐姐卓文小将近六岁，看着姐姐在忙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晚会，不由好奇地发问。

“当然好，甜蜜又温馨，所以才要纪念一下呀。”

“你这么酸酸地讲，姐夫听了一定开心。”

“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回答。”

“你们倒真是一对好搭档。”

“当然，要不是夫妻嘛。”

卓文这样回答，心里的确很满足。

丈夫任益凯年轻、英俊、富有，一个理想女婿应有的，他都具备了。

两个人的感情更是无话可说，非卿不娶、非卿不嫁的青梅竹马。

“姐夫也是好福气，西班牙有句谚语，叫什么含着银匙出生的人，就指他了。”

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

益凯下班回来，一进门，先给了妻子一个大大的拥抱。

“阿文，一天独自在家，闷坏了吧？”

“别，你也不看看，谁在这儿。”

“啊，阿仑，几时来的？”

“几时来的，你关心吗？你心里、眼里只有我姐一个，老夫老妻的了，羞不羞？”卓仑笑眯眯地伸出一个手指刮着脸颊。

“这有什么，倒是你读了大学艺术系；怪怪的，越学越刻薄了。”

“父母去了英国，也没有人能管她，你要不要来试试？”

“一句话！”益凯皱起眉头，吭吭地咳了两声，“从颜氏家训开始，唯卓仑与小人难养也。”

卓仑大笑起来：“你们两口子，真是天作之合，一唱一和的。”

“当然了，夫妻嘛。”益凯颇有得意之色。

“姐，你是怎么把姐夫收拾得这么服服贴贴的？”

卓文红了脸：“别瞎说。”

“很简单，阿文魅力十足，我当然甘拜裙下之臣了。”

“真没个正经！”卓文佯恼。

“姐夫，你说一个男人眼中迷人的女子，该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小小年纪，想干什么？”

“问问还不行吗？我想以后……”

“死丫头，别疯了。”

“姐夫，你快讲啊。”卓仑连连作揖，手腕上的乌木镶银饰的镯子叮当乱响。

“首先，你姐姐从不戴这些古里古怪的饰物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，这是艺术品。”卓仑不以为然，却不由打量了一下安安静静坐在身边的姐姐。

今天，卓文穿了一条宝蓝色的羊毛裙，白条纹的大V字领，露出雪白的脖颈，长而黑的头发在脑后梳成发髻，插一根金云头的发钗，耳朵上沉沉地缀着一对金珠如意的耳环，更显

得肌肤娇嫩，楚楚动人。

卓仑不得不佩服姐姐的这身装扮，能把高贵与随意这么好地融合在一起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女孩子，怎么能老穿牛仔T恤？要穿长裙才对呀。”

“那多累赘，又不方便。”卓仑撇撇嘴，把穿着牛仔裤的一双腿舒适的伸开。

“头发啦，短短的，假小子似的。”

“这要怨我爸妈了，谁让他们拿我当儿子来养？”

“女孩子要长发如云才迷人。”

“谬论！”卓仑摆弄着镯子上的一枚银扣，“还有吗？”

“谬论你还要听？”

“当然，好反其道而行之呀！”

“那好，听别人讲话要专注，不能心不在焉的，像你现在。”

“我就喜欢神游物外。”

“她呀，从小胡思乱想惯了，在教会女中都不专心，何况你。”

“姐，你说会不会没人喜欢我？”

“小小姐，怕嫁不出去了把？”益凯见缝插针刺她一句。

“傻丫头，别听他的。”卓文横了丈夫一眼，“各人有各人的缘份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这倒是。”卓仑像是为自己的“杞人忧天”感到难为情，跳起来大叫，“张嫂，还有没有西柚汁冻糕？我要开开胃，准备吃晚饭！”

夫妻俩看着她跳跃而去的背影，相视一笑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

是啊，各有各的缘份，各有各的喜好。

那自己当初的选择，是否就应了上天的安排？

卓文心里浮起一个人的影子，淡淡的，微微有些涩，益凯，一直是自己的最爱，夫妇又这么和谐。

别让这一点点遗憾，影响了快乐的心境。卓文抬起头，凝视着丈夫，心里很快被幸福与满足溢满了。

“姐，我晚上有的士高舞会，你说穿什么好？”从厨房出来，卓仑捧着一大杯西柚汁，酸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

“一个人去舞厅？”

“不是，高凡在家里布置了一个中世纪场景，约我们去玩，他可是系里的怪才呢，外号叫‘凡高’，可棒了！”

“那就随便些，这身不挺好吗？”

“小孩子似的，他们都是大四的人。”

“中世纪的氛围，找身古典些的裙子吧。”益凯道。

“我有条伊斯兰的纱缎裙，阿仑能穿吗？”

“那条太端庄，裙摆不大，跳的士高不够她疯的。”

“姐夫，你还挺懂时装啊。”

“我吃这碗饭，谁像你，老是小瞧人。”

“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
“好了，别斗嘴了。阿仑，到我房间慢慢挑。”

“她一走，我正好耳根清静。”

“姐，你看他——”

“干嘛上他的当？小孩脾气总改不了。”

益凯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想起姐妹俩，唇边不由绽出笑意。

卓文真是个好妻子，那么美，那么温柔，而卓仑，那个小丫

头，总是与众不同。

记得与卓文行婚礼时，她才十二岁，做花童，白花冠、白纱裙、白丝袜、白缎鞋，小天使似的，站在美丽绝伦的卓文边上……一转眼就上大学了，变得豁达不羁，与阿文的优雅文静截然不同，自有一份青春的可爱。

想到妻子，整个人都会在她的柔情里变得温存起来，感到陶醉、幸福……

“姐夫，怎么样？”

背后传来卓仑清脆的声音，接着是卓文柔声的低语：“益凯，看这身装扮合适吗？”

益凯回头一看，不由喝一声采。

这套先锋时装，对卓仑来说最合适不过，闪光薄纱镶金蕾丝的上衣，黑羽毛般蓬起的宽摆短裙，插有白色羽毛的装饰小帽，在中世纪的优雅中透着现代女郎的野性。

“好极了！”

“我这样上街，会不会太引人注目？”

“先换下来带去穿好了。”

“学艺术的，连这点勇气都没有？”

“你以为我不敢？”

“益凯，你就别激她了，我们小小姐的倔脾气，有什么不敢的？阿仑，你偏就上当！”

“他不许小瞧我！”

“他也没有啊。”

“那他为什么冲我怪怪地笑？”

“怪怪地笑？我笑了吗？”

“你们两个啊，阿仑，舞会几点钟？”

“六点半！”

“已经六点了，路远不远？”

卓仑直跳起来：

“怎么不早说？”

“别忙，开车送你去。”

她一走，客厅里一下子静了下来，夫妻俩不由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“这丫头，一阵风一阵雨的。”

“十八岁的女孩子，都是这样充满激情，又浪漫又疯狂。”
益凯道。

“我怎么不记得十八岁时曾像她这样？”

“你不同，十八岁，你已是我的新娘了。”

是啊，十八岁时已做了益凯的妻子，二十三岁的她，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妇人。

卓仑伏在丈夫宽厚的胸前，听着他沉稳的心跳，有说不出的满足与安全。

益凯俯身一把抱起妻子，在房间里转了两圈。

“快放我下来！”卓文低声央求。

“不。”

“快点嘛，让佣人看见——”

“不，除非好好吻我一下。”

虽然结婚五年，卓文还是被丈夫的深情感动了。

“凯，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”

他深深地凝视她的双眸，卓文含羞地垂下了头。

“别，抬头看着我。”

“凯——”

“你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像什么时候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像五年前的那一天，从喜宴上回来，我抱你进卧房的时候。”

“那天你吓了我一跳。”

“是啊，你惊慌得像一只小兔子。”

“那你像什么？大灰狼？”

“有那么凶吗？我已经很小心，很温柔了，你还是满面娇羞，拼命挣扎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懂，只是怕——”

“是，你是那么纯洁可人的一个小东西，小新娘。”

益凯说话间走到卧室床边，把妻子放在宽大的床上，轻抚着她微乱的发丝，体贴地问：“我又吓着你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躺一会儿，这阵子你面色总有点苍白。”

“那是因为——今天我去张医生家，拿检验报告……”

“什么报告？什么病？”

“傻瓜，就是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我有孩子了！”

“哇，简直太棒了！”益凯直跳起来，在地毯上连翻了几个筋斗，“啊，我要做爸爸了，阿文，你太伟大了。”

“别闹，像小孩子似的。”

“我高兴得要发疯了。”

“不是很自然的事吗？”

“有几个月了？怎么看不出来？”

“两个月不到……”

“怎么不早跟我说？”

“开始不十分确定，二来我想……”

“这一天告诉我，想喜上加喜对不对？”

益凯轻吻了一下她的面颊：“你这个善解人意的小东西，我去帮你安排些合口味的饭菜，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养得胖胖的，才有力气，你一定是个漂亮的小妈妈……”

卓文含笑听丈夫喃喃自语。

如果说二人五年的婚姻还有什么不足，那就是缺个可爱的孩子，现在可好，十全十美了！

幸福地，她恬然睡去。

□

□

□

“阿仑，早啊。”

“早。”回答恹恹的，有些无精打采。

卓文一早下楼来，就看见客厅的大沙发里，蜷着一身黑衣的卓仑。

“昨晚玩得开心吗？几时回来的？”

“两点钟吧，你们都睡了。”

“舞会好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怎么这么提不起劲来？”

“正是昨晚太有劲了。你不知道，凡高这家伙有多棒！噢，他真是天才。”卓仑一下子眉飞色舞起来。

“凡高？那个画向日葵的？”

“不是啦，我们系大四的高凡，瞧我，昏了头了，你怎么会知道他。”

“颠三倒四的，你睡眠不足吧？”

“我根本就没睡。回来后洗过澡，头脑清醒得很，呜呼，他真是个天才！”

“你的这个天才，到底叫什么？”

卓文笑盈盈地问，浅浅啜了口红茶道：“吃过早饭了吗？”

“早饭？怎么能把他与早饭相提并论？”

“好，只问他。”卓文好脾气，“他叫什么？”

“高凡，可没人这么叫他，我们都叫他凡高，那是个伟大的画家，他也一样。”

“我知道。家里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你这口气像老爸老妈，查户口似的，怎么可以这样来问一个艺术天才？”她颇为不满。

“切实了解一下嘛，你不想说就算了。昨晚的舞会——”

“太棒了！”讲起来，卓仑脸上的不满一扫而光，“虽说是阁楼，可那是一座天堂阁楼！这一层近两千坪呢，开着十二个拱圆形天窗，都装饰成古堡的窗子，还有穿着铜盔甲的武士，再打上镭射灯光，另一面大墙上放映中世纪舞会的影碟……”

卓仑一口气说下来，脸兴奋的红红地：“而他，穿一身黑衣——黑套头毛衣，手织的，带银色暗花，黑牛仔褲，黑绒靴，就那么杰傲不驯地站在影碟那群贵妇中，所有的骑士都黯然失色——”

“那他一定很出色，很漂亮了？”

“也许不是漂亮，是天才气质，即使在一千人中间，你也能一眼认出他来。”

“阿仑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”

“我崇拜他！”卓仑宣誓似地说。

“崇拜往往是爱的基础呢。”

“不一样吧？”

“怎么不一样？昨天他穿黑衣，回来后你就换了这身乌鸦皮，想求得一种认同？”

“认同？”

“对呀，想跟随他的一举一动，当然，现在还只是形式上的。”

“形式上的？”

“仅仅是衣着上与他一致，可是，黑色并不是最适合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那么活泼，黑色对你来说太沉闷了，像个——未老先衰的小老太婆。”

“我——什么最适合我？”

“你以前就很好啊，短发，T恤，牛仔，很青春，只要再精致些，多些女孩子味的装饰就好。如果我是个男孩子，就会喜欢原来的你，而不是这只——小乌鸦！”

卓仑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冲姐姐扮了个鬼脸：“你在咒我啊？呱——”

她冲进客房换衣服，卓文却沉思起来。

怎么样一个男孩，凡高，高凡，会让阿仑这样风风雨雨呢？

她一贯是那么洒脱，那么满不在乎的啊！十八岁的女孩子，也差不多进入恋爱季节了吧？所以，今晚是不是有必要请那位天才的男孩子呢？做为姐姐，也是责无旁贷的吧？

“姐，这样好吗？”

卓文眼前一亮，这才是她可爱的小妹妹！一件领口绣小碎

花的白棉布上衣，直筒窄口的蓝牛仔褲，紅色短襪，白船鞋，的確又活潑又嬌俏，粉白的臉上一雙大而黑的亮眼睛，說不出的青春亮麗。

“很不錯，青春是最迷人的，別讓自己太早長大，像我一樣。”

“你？”

“偶爾有點遺憾，覺得自己做女孩子，無憂無慮的時間太短了。”

“別不知足，你的搭檔那么好。”

“當然不會，只是對你讲讲而已。”卓仑攬住妹妹，撫弄一下她黑亮的短髮，“你那個高凡，也是學藝術的吧？”

“對，大四的，馬上畢業了。”

“他是不是太喜歡拋頭露面？”

“他才不在乎呢。我说过，無論在什麼場合，他都是一流的。”

“那好，今晚請他來陪你參加宴會吧。”

“姐姐！”卓仑又驚又喜，“你怎麼會想到？”

“我想看看到底是怎樣一個天才，讓你這麼念念不忘。”

“哦，你是想審查一下我的男朋友。”

“已經是男朋友了嗎？什麼時候——”

卓文話未說完，卓仑已大叫起來：“不來，不來了。你跟姐夫學壞了，老來挑我的刺！”

“這可是你自己講的呀！”



當卓仑同高凡踏上燈火輝煌，擺滿鮮花的樓梯時，大廳的舞會才剛剛開始。

高凡高高的个子，略显消瘦，头发长而带着微微的卷曲，一张轮廓分明的脸上，有罗马人一样高挺的鼻子和深凹下去的眼睛，嘴唇薄薄的，一双画画的手，手指纤细修长，洁净有力。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种冷冰冰的贵族气。

他若即若离地挽着卓仑的手。

不知是由于他的身份，还是由于换了身正经的礼服，他看上去有些拘谨。

然而今晚仍是卓仑一生中幸福的日子。一件桃红色薄纱的舞会礼服，没有一处不合身。站在摆着玫瑰花的镜前，看见自己和高凡手挽手的样子，她的脸上忍不住浮起笑意。

这难道不是每个少女都梦寐以求的吗？

“高凡，你喜不喜欢跳舞，在这种场合？”

“我会陪你跳得很好，今晚我是你的舞伴。”他的声音低沉温柔，像在大提琴低音区上拉响的音符。

“你，怎么会答应我的邀请？”

“而对那么精心制作的一张请柬，我怎么好意思拒绝？”

卓仑的心中一跳。

“你的手镯总是很别致的。”高凡的目光落在她手腕上。

与玫瑰花耳环相配，卓仑戴了一只打成带叶的玫瑰枝状的镯子，四张薄薄的金叶片上脉络分明。

“是姐姐帮我选的。”

“她的眼光很独到。”

“瞧，那就是我姐姐、姐夫。我们快去。”

“阿仑，你们来了，欢迎欢迎。”

“姐姐，这位就是高凡，你们跟我叫他凡高好了。”

“不敢当。”

“今天我夫妇结婚五周年纪念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”益凯笑道。

宾客很多，卓文和益凯自去招呼。

“怎么样？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吧？从小青梅竹马，天底下最恩爱的夫妻了。”

“是嘛？你姐姐真漂亮。”

“那当然。”

第一次见面，卓文的沉静美丽，实在出乎他的意料。

今晚的卓文，一袭紫罗兰色的旗袍，襟头和开叉处用水钻拼嵌成一朵朵云纹。头发向后高高的梳成一式凤髻，一枚水晶石镶珍珠的菊花形发扣，配上同色的垂珠耳环，长长的双项珍珠项链，在明亮的灯光下洒着柔润的光，更衬得一张俏脸冰清玉洁。

她的端庄文雅，她的古典清丽，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震撼，她，应该属于上个世纪吧？他不禁呆了呆。

“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”

“我们来跳舞吧。这曲华尔兹很不错。”

两人舞起来，敏捷而轻盈，一曲下来，真是一种享受，卓仑不愿停下来，一支一支地与他跳下去。

直到觉得微微有些热，两人才离场坐下来。

“口渴了，要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你自己要一份吧。”高凡的眼光还逗留在舞池中，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一杯粉红金酒。”

“你姐姐准你喝酒吗？”

“她不知道，只要你不说。”